

郭叔雄家族口述史

陳素玲ⁱ

郭叔雄先生訪談

時間：2024.08.13. 15:00～16:30

2024.12.03. 11:00～12:00

地點：南京東路郭叔雄宅

受訪者：郭叔雄先生，輔助者：林昭妍女士

訪談／記錄：陳素玲

追加訪談郭璧如女士

時間：2025.04.10. 10:00～11:30

地點：忠孝東路郭璧如宅

受訪者：郭璧如女士，輔助者：郭叔雄先生

訪談／記錄：陳素玲

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來稿日期：2025.07.10，通過刊登：2025.08

一、前言

位於台北東區頂好市場後方的和昌茶莊¹，是一處人聲鼎沸、交流頻繁的場域。茶行老闆生於日治時期，曾任職經濟部商品檢驗局（今標準檢驗局），負責台灣茶葉出口檢驗，是一位資深品茶師。退休後，他每日駐店，親切待客，熟稔日語與茶道知識，因此茶莊聚集了一群愛茶、通日語、懷舊的客人，也成為老台北人重拾記憶與鄉愁的場所。

郭叔雄與筆者便是在這樣的茶香與閒談中認識。他曾任教明志工專，因此熟客皆親切地稱他「郭老師」。與他數次交談後，筆者對他經常提起的故事愈發感興趣——談及日治時代的教育、郭姓源流中可能包含的阿拉伯裔成分，以及他所罹患的掌腱膜攣縮症（Dupuytrens disease）俗稱「維京手」等，他總以溫和又帶點自嘲的方式娓娓道來，引人入勝。這些觸動促使筆者萌生訪談念頭，起初只為留下他個人記憶，然而在爬梳相關資料之後，才發現他竟是台灣工業設計史上極為關鍵的推手之一。維基百科條目已有他的簡介，碩博士論文也有〈德國專家與留德人士對台灣早期工業設計的指導任務與成果〉的論文，楊靜、王銘顯等教授亦發表多篇關於台灣早期工業設計之成果及其影響的文章，鉅細靡遺描述郭叔雄在內的幾位台灣早期工業設計先驅的事蹟；在專書與報刊上，只要提及台灣企業識別設計與現代工業設計的開端，總能見到郭叔雄之名。筆者對工業設計完全陌生，面對這些既成研究，曾一度動搖，不知此訪談能否提出新意，如何超越現有的成果，甚至幾度停筆。

然而郭老師的態度卻令人動容。他始終謙遜從容，毫不自誇，只不斷強調：「我這一生若有些許成就，實在要歸功於父母親的教養，以及整個大家族長輩們的耳提面命。」他不希望訪談聚焦個人榮光，而更希望以「郭氏家族的故事」為

¹ 和昌茶莊目前已經傳承到第二代，在農業部農糧署農糧產品追溯系統中的介紹如下：本店創立於六十年代，家父秉持著「種出好原料，做好茶」原則，數十年如一日，畢生服務於經濟部商品檢驗局茶葉檢驗公務，將台灣特色茶推廣於全世界不遺餘力精神永垂不朽。（來源：<https://qrc.afa.gov.tw/blog/0211000216#pageInfo=eyJ0YWJpZCI6IiNwaWxscy1wcm9kdWN0LXRhYiJ9>，瀏覽日期：2025.03.02）。

主軸——記錄他成長背景與家族歷程，才是他認為最值得流傳的內容。

是以，本文自 2024 年 8 月至 2025 年 4 月間，先後對郭叔雄先生及其大姊郭璧如小姐共進行三次口述訪談，同時參考了受訪者提供的〈貽穀堂郭喜公派下家譜（第二輯）〉²、《郭火炎與郭施珍百歲冥壽紀念集》³、與報章雜誌及網路公開資訊，綜合整理而成。然而其家族成員眾多，礙於筆者只認識郭叔雄先生，故僅能選取這一脈為主要書寫與紀錄對象。而郭叔雄是本文的主述者雖有較為詳細的介紹，但依然著重在他的成長歷程，對於他在工業設計領域的成就著墨不深。

二、家族背景

約在 1833 年，郭家的祖先從福建泉州來到台灣鹿港北頭郭厝的一個小漁村，我已經是第四代。1895 年甲午戰爭後，台灣割讓給日本，開始統治台灣的日本總督府，頒布政令，有兩年時間讓民眾自選去留，而我的先祖選擇在台灣落地生根。

我曾祖父之前的先祖事蹟因當時族人不識字，並沒有留下任何記載，僅為親人之間口耳相傳，到了曾祖父這一代才有較完整的史料。曾祖父郭喜與曾祖母顏氏育有五男三女。在那社會封閉，交通不便的年代，居住在小漁村的人們，主要生計是仰賴出海打漁，或捕撈牡蠣（蚵仔）剝殼後，再沿街兜售，生活艱辛，幾乎家家戶戶貧困度日，赤腳走在崎嶇的路上是司空見慣的景象。然而，曾祖母卻懷抱著遠見與堅定的信念。她立志要讓自己的子孫「穿上鞋子」，不再赤腳受苦。儘管身處困境，她當時已經意識到教育是翻轉命運的關鍵。她不僅刻苦耐勞、任勞任怨，且家教嚴謹，堅持讓三子振英與那位一度差點被送養的么兒雲漢，到洪

² 郭伯偉，〈貽穀堂郭喜公派下家譜（第二輯）〉（2021，三版），未刊稿。

根據：「喜公家族譜編修記事」描述概要如下：我們家族源於 1833 年，郭喜隨父郭饌自福建石獅遷至鹿港，族人後來分散台灣各地，並赴日本、美國、菲律賓發展，但仍有人守住老宅。喜公第五房雲漢公一脈子女十九人，家族龐大、情感深厚。1980 至 2000 年間，長孫伯偉醫師召集聚會，盛況曾逾百人。2000 年弘斌牧師製作光碟版家譜，二十多年未再更新。2020 年由叔雄發起，2021 年完成最新家譜。

³ 郭伯偉，《郭火炎與郭施珍百歲冥壽紀念集》（2004），未刊稿。

製作本紀念集的緣由：「雙親皆生於 1904 年。在父母親百歲冥誕之際，三弟叔雄提議做件有意義的事以資紀念，四弟季彥建議編輯相片集，留予後代追思。大姐與弟妹們也願以真情筆觸，記錄雙親嘉言懿行與生活點滴。」

棄生⁴先生的私塾學習漢文，期盼將來子孫世代都能穿上鞋子，改變家族命運。我們家族世代以來，似乎都延續著曾祖母重視教育，勤儉踏實的家風。這股精神在每一代人身上傳承下去，也成為支撐家族繁榮的重要基石。

我的三位姑婆受父母辛勤努力的身教影響皆覓得好歸宿，但大姑婆婚後早逝，二姑婆後傳子孫，時有聯繫，三姑婆隨著夫家返回中國後已失去聯絡。大伯公自幼便隨父親出海捕魚、採撈牡蠣，亦陪同母親沿街叫賣維生。成家後仍以漁業養家活口，辛勤不輟，同時用心栽培子女。後輩之中有人成為中醫師、有人遷居馬尼拉從事牙科器材貿易，也有人北上投入蔬菜與水產批發，各自事業有成，蓬勃發展。

二伯公則在家鄉娶妻生子，致力於魚貨買賣，經營頗有成效。兩個兒子成年後前往台北，協助我祖父雲漢打理勝和棧⁵業務。祖父一向重視教育，亦鼓勵兩位侄子勤勉讀書，他們成為祖父極為倚重的得力助手。

三伯公振英創立勝和行經營米穀業，生意興隆，且樂善好施在中部頗有名望。四伯公未婚，年輕時因病過世。

(一) 祖父郭雲漢 (1880~1938)

祖父出生在清時期，小時候，因為我曾祖母很堅持要讓他和三伯公去讀書識字，他們才有了日後能夠出去闖蕩的本錢。那時家裡並不寬裕，三伯公和祖父年紀還小時，都需要到彰化有錢人家當童工，幫忙做些粗活。日治以後，族人繼續留在家鄉鹿港致力於自己的事業。已經十來歲的祖父獨自一人北上打拚，一路上雖然碰過不少挫折，但最後還是安定下來，落腳在大稻埕。剛開始，他先到一家

⁴ 洪棄生 (1866-1928)，彰化鹿港人，譜名攀柱，學名一枝，字月樵，號棄夫。臺灣割讓後，改名繡，字棄生。其學術涵養湛深，並精通地輿之學，一方面受教於書院，一方面公開傳授漢學，於鹿港及北投（今草屯鎮北投里）登瀛書院開課授徒。（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tcmb.culture.tw/Home/Detail?Id=638105&IndexCode=Culture_Object，瀏覽日期：2024.07.10）。

⁵ 郭雲漢、郭燦城、郭石瑞、郭火炎等，〈臺北郭勝和棧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T1001)（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https://tais.ith.sinica.edu.tw/browse-0000335928.html>，瀏覽日期：2024.07.10）。

日本人開的布店當學徒，慢慢學習生意的門道。後來，他鼓起勇氣自己出來創業，起初還是做布的買賣，之後改賣海產乾貨。因為待人誠懇、做事勤快，加上生意頭腦靈活，結果買賣越做越順利，事業也跟著蒸蒸日上。

三伯公和祖父在經商致富後，便合力在鹿港鎮買屋設立「勝和行」做為總店，在台北則開了分店，取名「勝和棧」。直到現在，我們兩房的堂兄弟之間還保持著很緊密的往來。當年的「勝和棧」就設在淡水河畔十一號水門內，那裡可是當時貨運往來的重要碼頭，交通非常方便。祖父憑著地利之便，加上誠信經營，不出幾年事業就做得有聲有色。店裡的營業範圍很廣，從委託買賣到海產乾貨（像魷魚、鮑魚、金鉤蝦、白果、地瓜粉），還有糖、油、雜糧等民生物資的批發，甚至還兼做貨物裝卸。由於勝和棧是勝和行所設立的分店，彼此業務往來頻繁，祖父時常往返於鹿港與台北之間，不辭辛勞地調度、運送與調整貨物，以確保兩地生意運作順暢。他遠大的眼光，總能準確判斷市場情勢、掌握時局，所以事業發展一直很順利，也替我們家族打下了雄厚的基業。

祖父為人急公好義，關懷親朋好友，對於子侄輩投身勝和棧工作者，也總是多方督導，悉心提點。不出幾年，他們各個皆能獨當一面，面對瞬息萬變的商場，也都能做出最妥善的決策。祖父辭世後，兩位侄子承襲其精神，繼續經營勝和棧。日後，他們拓展西藥進口業務，並另創榮星貿易行，才結束勝和棧的營運。

當時社會上的富豪、士紳幾乎都有三妻四妾，而我祖父亦不例外。我有三個祖母，共育有十個叔叔和九個姑姑。⁶祖父雖然子女眾多，但他秉持曾祖母的教誨極為重視子女的教育，非但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還勉勵所有子女讀書上進，因此每個子女都受良好教育。日治時期總督府不讓台灣人參與政治，學校提供台灣人的升學管道以醫師、律師、會計師為主，這幾種行業屬於專業人士，在傳統社會中難以取代，生活優渥且政經地位崇高，因此祖父鼓勵兒子們習醫，將來可以行醫濟世。雖然當時女子能就讀的學校有限，可是勝和棧的子女都能出類拔萃進

⁶ 如附錄圖一。

入名校，成為那個時代的一段佳話。在還是農業社會的台灣，當醫生是最令人羨慕的一項職業之一，不僅是家族的榮耀，還有令人稱羨的豐厚收入。而我的叔叔、姑姑們皆不辜負父母的栽培與教導，多數成為濟世救人的名醫。我父親郭火炎（1904～1966）是郭小兒科創辦人；幾位叔叔如郭水（1913～2006）教授是台大牙醫系創辦主任；郭敬心（1917～2008）曾創辦利生醫院，後移居日本，持續外科醫生執業；郭大德（1919～1995）為皮膚科醫生。二姑丈侯明輝醫生在鹿港開業，三姑丈林輝隆、四姑丈何水杉皆是醫生。至今家族中二、三代都是醫生的為數不少。祖父對家族各房子弟皆關懷備至，提攜後輩不遺餘力，諄諄教誨，腳踏實地，不誤入歧途。所幸子弟們皆自律勤奮，在社會上各有卓越表現。⁷

（二）父親郭火炎（1904～1966）、母親施珍（1904～1975）

我父親和母親同年，1904 年出生於鹿港，也就讀相同的公學校。鹿港公學校畢業後，兩人的人生卻走向不同的軌跡。父親考進台灣公立台中中學（今台中市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但入學後不久，因生病高燒不退，只不過在家休養一個星期，就被校長逼著辦理退學。而母親則順利北上就讀當時台灣唯一的女子中學——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今中山女高）。

父親因病被迫退學，賦閒在家後，祖父便將他帶到台北，讓他一邊學習一邊幫忙家中生意。那時候，專門招收公學校畢業生，要讓台灣人也能接受醫學教育，培養出台灣人醫生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剛好升格為「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⁸於是，我祖父鼓勵他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預科 4 年結業後繼續讀 4 年本科。畢業後，我父親在 1929～1930 年被台灣總督府任命為台北醫院醫官補。⁹他於 1931 年辭職，自行在台北大稻埕開設郭小兒科。

我的母親施珍是施爾錫的獨生女，在求學路上一路順遂。我的外祖父施爾錫

⁷ 郭伯偉，〈貽穀堂郭喜公派下家譜（第二輯）〉，頁 68、69，未刊稿。

⁸ 謝明如，〈由館藏看日治臺灣醫學教育的建立與醫師的養成〉（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https://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216，瀏覽日期：2024.07.10）。

⁹ 郭火炎，1929～1930 年擔任台北醫院醫官補。（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s://who.ith.sinica.edu.tw/>，瀏覽日期：2024.07.10）。

是興建八堡圳¹⁰的施世榜之後代子孫，出身秀才家庭，14 歲時他父親因病過世，施爾錫承接父親主持的漢書房從事傳統教育，開始收弟子教書。他奉行傳統制度與習慣，在他父親病故後照顧寡母、弟妹。而兩個弟弟亦不幸相繼因病去世，他依然在大家庭制度下負責照顧弟弟的遺屬們。日治時期台灣倡導新式女子教育，施爾錫亦讓自己的女兒施珍（1904～1975）與弟弟的女兒施纖纖（1908-2014）均受高等教育。¹¹

我母親施珍北上就讀女子中學，小幾歲的阿姨施纖纖，公學校畢業時彰化已經成立台中州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今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所以她不需負笈他鄉，她們姊妹高女畢業後皆取得教師資格，投身教職一段時日，可說是當時的「新女性」。

我母親和父親同齡，兩人是青梅竹馬，又都北上求學，在當時守舊的年代，他們兩情相悅，未經媒妁之言，在返鄉的列車中墜入愛河，步入禮堂令人稱羨。¹²母親初為人婦，面對的是三位婆婆，十位小叔及九位小姑的複雜大家庭。身為長男的媳婦，雖被大家疼惜，但對於三位婆婆們不斷的紛爭，她感嘆男尊女卑的世態，後悔當初自己沒有立定就讀女子醫專的決心，她經常告誡女兒們女人應擁有一技之長，生活才不必仰人鼻息。1932 年，我阿姨施纖纖經媒妁之言與林獻堂秘書兼翻譯的葉榮鐘¹³結婚。她們姊妹情深，在婚後，我們兩家往來頻繁，有時葉榮鐘姨丈北上時會帶著家人到我家作客，我父母親返鄉時也會順道拜訪他們。¹⁴

¹⁰ 八堡圳（來源：農業部農田水利署，<https://www.ia.gov.tw/zh-TW/media/StoryContent?a=109&id=449&p=2&listid=109>，瀏覽日期：2024.07.25）。

¹¹ 黃琪椿，〈書寫日據時期台灣新知識女性生命形貌：施纖纖口述歷史調查研究計畫〉（來源：2008 文學調查與研究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https://archive.ncafroc.org.tw/result/search/list?keyword=施纖纖>，瀏覽日期：2024.07.25）。

¹² 郭伯偉，《郭火炎與郭施珍百歲冥壽紀念集》，未刊稿，頁 10。

¹³ 葉榮鐘先生（1900-1978），字少奇，台灣省彰化縣鹿港人。他一生橫跨日據與國府統治時代，他跨越了台灣史上新舊兩種知識份子的界限，他橫跨了中日兩種語文的隔閡，他不但嫻熟日文，還能以優雅的中文生動地刻畫台灣動盪時期的眾生相，在中日兩種語言間悠遊自在。（來源：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https://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main-track.htm>，瀏覽日期：2024.07.25）。

¹⁴ 《葉榮鐘日記 1959 年 10 月 14 日》（來源：數位典藏與數位聯合目錄，<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7a/fc.html>，瀏覽日期：2024.07.25）。

三、時代變遷

我的父親擁有許多醫師所需的重要特質，特別樂於與人接觸、關懷他人感受，他視病猶親，在診察時經常主動與患者及其家屬聊天，建立深厚的醫病關係。父親記憶力驚人，能記住每一位患者家屬的名字，每當患者再次回診，他總會親切地問候與關心他們的家人，因而獲得患者及家屬的信賴，更有「人名活字典」的美譽。他具備深厚的醫學專業知識和技能，非常有責任心，總是犧牲自己的休閒娛樂，無微不至的照顧病患，因此備受敬仰愛戴，很多病患都慕名而來。那時並沒有所謂的「門診時間」，只要病患有需求隨時隨地都會來找醫師，父親從大清早到晚上很晚都處於診療的狀況，整天忙個不停，即使半夜有人叫門他都會起身應診，碰到有人叫往診，無論台北近郊或偏僻地方皆前往看診。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政府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重點包括「改姓名」與建立「國語家庭」。我家因為人口眾多，登記為國語家庭，能獲得較多食物配給，但並沒有改用日本姓名。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擴大，美軍對台灣的空襲日益頻繁，台北市區成為主要目標之一，父親帶我們全家「疏開」到北投，那裡有一棟家中早年購置的別墅。白天父親仍然堅守醫師的職責前往台北看診，直到夜幕低垂才回到家。當時北投仍是稻田環繞、瘧疾橫行，許多居民無力就醫。父親途中遇見病患，常出手免費診治。鄉里感念他的仁心，便以宰雞殺豬的方式致謝，把最好的食物送到我們家。戰時物質缺乏，政府嚴格控管糧食，居民們這些真誠的心意，不僅回報了父親的仁厚，也深深溫暖了我們全家。

戰爭結束後，父親帶著我們回到台北的家。城市因戰火而顯得殘破，街上充斥著戰後的混亂與不安。他依舊堅守醫師的本分，照常為病人看診；母親則忙著張羅全家的衣、食。而我們這些孩子卻只能待在家裡，因為學校早已關閉，遲遲沒有恢復。我們兄弟姊妹一共有八人，我有一個姊姊、兩個哥哥、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雖然日子單調，但有這麼多手足相伴，家裡依舊充滿笑聲與熱鬧。

不久之後，國民政府派人來接收台灣，台北城內有許多迎接活動，我們這些小孩可以再回到學校學習，只是我們被要求不再說日語，必需學習「國語（北京話）」。我們的國籍也變成了中華民國。新來乍到的官員、軍人，和原本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不僅語言不通，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因此，產生了非常多的衝突與摩擦，再加上社會經濟越來越差，治安也不好，民眾心裡的不滿愈來愈多。

1947 年二月底，一場查緝私菸引發的衝突，點燃了這份情緒，導致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面對人民的憤怒與訴求，當時的政府竟派遣軍隊來鎮壓台灣人民，造成無數菁英和無辜平民的傷亡，台灣陷入動盪與恐懼之中。在這段風聲鶴唳的時期，父親叮嚀我們儘量不要外出，保護自身安全，但他仍每日堅守崗位，默默為病患奔走，盡心守護他所信仰的醫者責任。

國民政府剛來台灣的時候，一下子就接二連三地戒嚴，對大家的思想跟行動，比日本時代還要嚴格。常常聽說有人被捕、被抓去審問，整個社會都籠罩在恐懼裡。父親看似沉著應對，可我們小孩還是能感受到那份凝重的氣氛。只是家裡人口較多，生活得繼續，他唯有把恐懼壓在心裡，專心做好工作。我現在回想起來，父親當時的背影——那是一種沉重的感覺，好像他一個人扛著全家的安危，默默在保護我們。

四、教育的力量

在動盪複雜的社會氛圍裡，父親始終不忘身為醫生的本分，堅守崗位救治病患；同時，他更將子女的教育視為首要，對我們的學業嚴加督促，從不鬆懈。除此之外他亦熱心公益，參與醫師公會的事務，曾擔任理事與監事，致力於協助會員解決執業上的困難，爭取更好的醫療環境。無論是冬令濟貧救助，或是協助學校推動營養午餐計畫，他總是慷慨解囊，從不吝於付出。他也曾捐獻財物支持杜聰明博士創立「瀛洲醫學院（今高雄醫學院）」¹⁵，為培育醫界新血盡一份心力。

¹⁵ 陳順勝，〈風雨中的高醫是社會的公共財不是私產〉（來源：《民報》，2016.04.28，<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3127f393-eee3-448f-919d-c1e8cfc51124>，瀏覽日期：2024.07.10）。

步入晚年後，父親仍然保持活躍，投入多項商業活動，參與投資多家企業，包括與醫療領域關係密切的中國化學公司、生產牛奶的味全乳業、親戚經營的新興紡織、泰安產物保險及台灣湯淺電池等。他總能以長遠眼光看待未來，無論是行醫、公益，還是事業經營，都展現了卓越的責任感與前瞻性。

1966 年父親辭世後，來自各方的悼念如潮水般湧來。許多曾接受他醫治的病患家屬，紛紛表達哀思與感激，有人甚至特地在報紙副刊撰文，緬懷他行醫時的仁心與義舉。文章中提到，父親視病如親、宅心仁厚，總是以誠摯的態度對待每一位病患。無論貧富、無論晝夜，他總是義無反顧地伸出援手。¹⁶這些回憶與讚揚，不僅讓我們家人深感慰藉，也再次提醒我們，父親用一生實踐了醫者的精神。他的離去，雖令人悲痛，但他留下的溫暖與尊敬，將長存人心。

相對於嚴格的父親，母親是個標準的慈母，但是他們兩人對子女的教育都非常用心，不斷鼓勵兒女認真讀書，家裡一直聘有家庭教師教導我們的功課。做子女的我們亦沒辜負父母的苦心，努力上進。1965 年三月我家榮獲台北市「模範家庭」的表揚，報紙上介紹父親不但有醫術，更有醫德，受到許多人的愛戴。父親在受訪時提到：「有許多本省家庭都不願讓女兒去受高深的教育，但是我都一視同仁，任憑他們的興趣發展，以我的精神鼓勵他們，以我的財力支援他們，使他們成為國家有用之才，如今看見他們一個個都從大學畢了業，並且有的已經成家立業，也是我們老兩口的安慰。」¹⁷同年四月母親獲得台北市模範母親，報紙報導：「郭施珍女士，彰化人，64 歲，台北市第三高女畢業。(即二女中前身)曾任國校教員 5 年，為郭火炎先生元配。相夫教子，勤儉持家，育子女 8 人，均大專畢業。郭母平時敦親睦鄰，樂善好施。...」¹⁸母親為這個家庭無怨無悔的付出，用心培育每一個孩子，也在社會上樹立美好的典範，獲得模範母親的榮耀，實至名歸。

¹⁶ 兮梅，〈懷念郭大夫〉，《台灣新生報》，1966.09.25，第六版。

¹⁷ 徐喚民，〈標準的丈夫賢淑的妻子，子女皆孝順鄰里都敬佩〉，《中華日報》，1965.03.04，第三版。

¹⁸ 周君平，〈模範母親嘉行錄〉，《中華日報》，1965.04.13，第三版。

(一) 我的兄弟姊妹

由於父母親秉持家學的教育理念，在他們嚴格的督促下子女們無論在學業或事業上都有出色的表現。

我大姊郭璧如（1929～），她天資聰穎、心思細膩、個性活潑，從小功課就很好，在日本時代她從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第二國民學校畢業後考進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中），在當時能考進第一高女的台灣人寥寥無幾，她小學的日本人級任老師平松譽資事（Hiramatsu yoshiji）¹⁹，因能教出這麼優秀的台灣人學生而聲名大噪。那時雖說「日台共學」，事實上能讀第一高女的幾乎都是日本人的名門閨秀，本地女子人數屈指可數。日治時期中學要讀五年，而 1937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總督府宣布修業 4 年即可畢業。我大姊畢業後本來想去日本繼續升學就讀女子醫學校，但戰爭越來越激烈，使她無法成行，所以先讀兩年制的女子文理學院，她只讀一學年戰爭就結束了。戰後台北帝國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大學，新的學制需要讀完六年中學方能報考大學。我大姊讀了四年高女，加上一年的文理學院，中學總共只讀五年。在學制無法接軌的情況下，她進入建國中學²⁰修習一年課程後再考台大，但那年醫學院沒有招生，她先考上理學院，第二年再轉醫學院。大姊夫施純森（1928～2004）醫師是高我大姊兩屆的台大學長，兩人都是小兒科醫師。他們有四個小孩，三個兒子現在都在美國行醫，分別是腎臟科、心臟科和麻醉科醫生。女兒曾經是寰宇希望 HOPE worldwide 慈善機構的執行長，2020 年離開這個機構之後成為英文老師，目前在台灣陪伴她的母親。我大姊在 1970 年代就移民美國，今年（2025 年）初剛回來台北定居。

大哥郭伯偉（1930～2023），他遵循父親的榜樣畢業於台大醫學系，後又到美國醫院實習，返台任台北馬偕醫院小兒科主任，父親病故後繼承郭小兒科醫院。

¹⁹ 平松譽資事，宮崎，臺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附屬第二國民學校，附屬第二國民學校。（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s://who.ith.sinica.edu.tw/search2result.html?h=RIRtJtw%2FVXXqqjY5Djp6UOF8MmLnGguModRGgQH8MaVgWrnsFf8CKJMG3DOuHhT3> 1930～1944，瀏覽日期：2025.04.10）。

²⁰ 〈建中簡史〉（來源：<https://www.ck.tp.edu.tw/uploads/1676512811322PXGCvjdx.pdf>，瀏覽日期：2025.04.10）。

大哥在歸國前，邀請父親前往美國相聚，並一同展開橫跨歐美大陸的旅程。他們花了將近半年時間，走訪十餘個國家。這段長時間的相處，大哥格外珍惜，他不僅得以與父親深入對話，更藉此釐清因世代差異而產生的誤解，亦逐漸理解父親那些或許已不合時宜、卻充滿關愛的傳承觀念。

二哥郭仲傑（1932～2006），淡江英語專科學校（今淡江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留學，修習化學，曾任職於紐約市立醫院醫藥部門。他娶了一位美國人太太，是我家第一個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人，因此他可以協助我全家以依親方式移民美國。

小我 1 歲的四弟郭季彥（1935～），從小對攝影感興趣，十幾歲就開始在父親的 X 光暗房沖洗相片，並參加各種攝影社團聯展及比賽，在台大醫學院就讀期間，於 1959 年獲台北中山兒童樂園攝影比賽第一名。²¹1963 年，他到美國留學與二哥同是紐約的醫事執業人員，因工作繁忙，無法分身投入太多時間在攝影方面，但退休後，他又重拾這項嗜好加入紐約台灣攝影學會，熱心參與學會的各種活動，並策畫攝影展。弟媳陳芳玉²²（1941～2020）畢業於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是世界知名的鋼琴演奏家，也是季彥的重要精神支柱，在她過世之後，我弟弟每天鬱鬱寡歡。

小弟郭舜五（1937～），他是我家中最聰明的小孩卻沒有勤奮增長自己的能力，畢業於淡江英語專科學校（今淡江大學）。他只有一個獨生女，女兒嫁給一位年紀較長的挪威人，隨著先生搬到挪威定居。我患有掌腱膜攣縮症（Dupuytrens disease）又稱維京手，我曾經請林媽利醫師做溯源基因檢測，證實我家族有維京血統。維京人以前很窮當海盜，橫行世界。現在的挪威產石油、天然氣，加上豐

²¹ 林丹，〈紐約華裔攝影師郭季彥 辦攝影作品回顧展〉（來源：《大紀元》紐約，2016.06.03，<https://www.epochtimes.com/b5/16/6/3/n7959393.htm>，瀏覽日期：2024.08.10）。

²² 陳芳玉，生長於嘉義一個富有音樂環境的醫師家庭。醫師父親會拉小提琴，看診之餘與同好共組“嘉義管弦樂團”，母親是她的鋼琴啟蒙老師，從小參加無數鋼琴比賽，屢屢得獎。考慮生活的現實，就讀台大藥學系。畢業後赴美考入 Juilliard 音樂學校，畢業後任教於紐約市的音樂學校，從此終身與鋼琴為伍。（來源：台美史料中心，<https://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mystories20/>，瀏覽日期：2024.09.10）。

富的海洋資源，是一個很富裕的國家，政府規劃了很完善的社會福利，是世界最宜居的國家之一。老五的女兒嫁到挪威可以很輕鬆過日子，她也算是回到祖先的故鄉。

由於母親體弱多病，加上家中孩子眾多，大妹郭圭如（1939～），自出生至入小學前，幾乎一直由外祖父母扶養照顧。她返台北上小學時，正逢二二八事件爆發，街頭槍聲與喧囂聲不絕於耳，對年幼的她而言，無異於一場心靈的驚濤駭浪，帶給她極大的恐懼與不安。她依循父親的規劃，在大學畢業後前往麻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UMass）研讀碩士。她先生黃聲宏醫師（1938～2012）²³，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一生救濟病人，用實際行動關心台灣，努力推廣台灣語文、台灣文化及台灣歷史。

小妹郭郁如（1941～），她是我家最小的小孩也是第三個女兒，據說我父親的好友邱賢添醫師因為一連生了 5、6 個兒子，很想要一個女兒，當小妹還在我母親的肚子裡的時候，邱醫師就跟我父親說如果是女兒請送給他。當她出生之後，還好我母親捨不得將她送人，不然我就少了一個可愛的妹妹。

她個性活潑，深具人緣，父親早早送她去上小學，每天早上她和上面的兩個哥哥和姊姊由我家的車伕阿輝拉著黃包車送他們去上學。記得每次我在牆上畫畫時總是挨罵，而小妹在牆上塗鴉我修理她，卻被父母說我以大欺小痛罵我一頓，可見家人對這個最小的孩子寵愛有加。

她台大園藝系畢業後，為了到美國留學去補習英文，而認識 Paul（賴其鵬，1936～）。有一天英文老師來跟我父親打小報告說：「你的寶貝女兒不是都要嫁給醫生嗎？現在你的幺女好像和學物理的，不是學醫的 Paul 來電哦！」當我父親瞭解 Paul 的背景後，回答老師：「沒關係，讓他們自然發展好了」。因為 Paul 的父母親是一對大稻埕人人皆知的恩愛夫妻，父親認為來自美滿家庭的孩子應該懂

²³ 黃聲宏醫師，1993 年 4 月設立聰美姊紀念基金會，繼承聰美姊一生無私疼故鄉台灣的精神。基金會網站總共有 4 大單元：台文通訊，台灣青年，懷念台灣論壇，台語生活座談。引自陳柏壽，〈聰美姊紀念基金會的願景〉（來源：聰美姊紀念基金會，<https://tbc.chhongbi.org/?p=2349>，瀏覽日期：2024.09.10）。

得如何建立幸福的家庭。

果不其然，Paul 是一位心思細膩處處為太太著想的先生，他們慶祝金婚時，他告訴當天的司儀也是他們的長子：「今天最重要的事是要讓你媽媽高興！」²⁴

（二）我——郭叔雄

1. 出生到公學校時期

1934 年，我出生於台北大稻埕一個多代同堂的大家庭，那時父親已經設立小兒科診所，每日應診忙碌。父母親皆極為重視子女教育，盡力讓我們兄弟姊妹上當時最好的學校。我四歲時就和哥哥姊姊們一樣進入愛育幼稚園（位於陳德星堂內）²⁵，1941 年，入學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第三國民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家與學校相距約三公里，每天清晨大姊帶著我走路上學。我剛上一年級步伐總顯稚嫩，得一路小跑才能追上年長五歲已經上六年級的大姊。

小學二年級下學期的一堂課上，老師出了一道回家習題，讓大家依照課本畫一架雙翼飛機，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項極為吃力的挑戰，因而感到困擾無比。當天晚飯後，我坐在桌前為此發呆並默默流淚。母親發現後並未責備，而是靜靜坐下來，握著我的手一張張練習，不知重複了多少次。最後，她放開我的手，讓我獨立完成。那張畫成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獲得「優」的作品，也帶給我莫大的信心。從那一刻起我愛上了美術，也將它視為人生志趣所在。但，這份熱情，卻也讓我在家庭中遭遇更多衝突。

當時社會普遍將美術視為勞作課的延伸，屬於培養審美觀與整潔習慣的副科項目，從不被認為正統的職志。但我卻一心嚮往，將它視為理想的職涯方向，甚至經常在家裡的牆上塗鴨創作，這樣的行徑，讓身為醫師的父親非常不以為然。

然而，我的童年並未能全然沈浸在畫筆與想像中。時局日益緊張，戰火逐漸

²⁴ 賴其鵬，〈人生下來都是殘缺的一半，直到找到另一半才算完整〉（來源：元氣網，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01/5747515?from=udn-search_ch1005，瀏覽日期：2024.09.10）。

²⁵ 1917 年，愛育幼稚園創立於德星堂，太平洋戰爭時一度中斷，1955 年以「德星幼稚園」復辦，是台灣唯一超過百年的幼兒園。〈愛育幼兒園與超強阿姑〉（來源：陳德星堂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100075518184560/posts/774463699906361/>，瀏覽日期：2023.07.20）。

逼近，我們的生活也因此被迫中斷。戰爭激烈的時期，父親帶著我們全家疏開到北投他多年前買下的別墅，當時學校已完全停課。1945 年 8 月二戰結束時，我距離小學畢業尚有一年。10 月復學，開始新的學制和學習新的國語，然因師資不足，學校老師依舊用日語或台語上課。1946 年，我以日語參加建國中學初中部入學考試，順利被錄取。

2.初中、高中時期

初中開學後，每位學生必須選擇一項課外活動。我看到學長們個個身材高大，看起來體力充沛，他們大多選擇加入田徑隊，在操場上跑跑跳跳。相較之下，我身形瘦小，如果加入田徑隊，可能會很吃力，於是選擇了游泳隊。

雖然一開始體力不算好，但我很努力練習，最後順利成為校隊一員，後來還進入了台北市代表隊。不過，游泳隊的訓練非常嚴格，本來就瘦弱的我長時間下來漸漸無法負荷，到了初二那年，身體出現狀況，得了肺部浸潤，經常發燒咳嗽。為了休養，我只好休學一年。這段經歷讓我了解，努力雖然重要，但也要好好照顧身體。隔年復學之後，我加緊腳步跟上功課，準備衝刺下一階段考試，幸好我成功進入建中高中部。

在我求學的年代，尚未實施聯合招生，無論是初中、高中或大學，都必須參加各校自辦的入學考試。我升上高中後，為了準備大學考試，與父親之間的衝突不斷發生。父親成長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那時台灣人被嚴禁參與政治，無法過問國家大事。取而代之的，是殖民政府有意鼓勵台灣人投身於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領域，彷彿台灣人的未來早已被安排妥當。對父親那一輩的人來說，這樣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人生的道路似乎只存在這幾條狹窄卻穩妥的選擇。不可否認，這些「師」字輩的職業，不僅在社會上備受尊崇，也能帶來優渥的收入與穩定的地位。

然而，成為美術家的夢想早已深植我心，但父親始終堅持要我報考醫科，延續家學，成為像兄姊一樣的醫師。即便如此，他也認為律師或會計師都是不錯的選擇。只是，在我屢試不中之後，他終於妥協，同意我進入師範學院美術系就讀。

我明白，父親並非反對我的夢想，而是憂心我的前途未必穩定。

3. 師範大學及服兵役時期

我從小就不喜歡讀書，但我的兄姊成績優異，幾乎都考上醫學系。父親期盼我能步上同樣的道路，進入醫學院；母親則希望我將來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期待與壓力下，我努力向前，順利從建中畢業，各科成績表現不俗。而在所有學科中，術科美術始終是我最熱愛的領域，也屢屢獲得高分。在爭取到父親的同意後，終能以優異的成績如願考取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得以追隨自己的興趣，開啟嶄新的學習旅程，也讓我認識了許多新同學，其中有一位讓我印象深刻。

在課堂上，第一次見到林昭妍²⁶同學，我們四目相對，那一瞬間，我竟有種「來電」的感覺。然而，她卻對我毫不在意。後來聽同學說：「她是嘉義望族的千金，結婚對象早已鎖定醫生，美術系的同學並不在她考慮之列。」更何況，她對我似乎還有幾分誤解，覺得我驕傲自負。看似無緣的我們，沒想到在實習那一年，竟被分派到同一所學校——台北師範美術科試教。我們要先寫教案，再依照教案去教學生。就因我們一起寫教案，在課業上的交流與切磋，彼此漸漸熟悉。第一次相約看電影時，當我的手無意間接觸到她的手，那一刻，我又感到一陣電流掠過心頭，於是藉機向她告白。我倆的感情自此穩定發展，然而，我們的交往，卻始終得不到她家人的認同。

我進入美術系後，父親不時嘆道：「做畫家吃什麼？」這句話深刻反映他的價值觀受日治時期影響甚鉅——當時流行一句日語「びんぼうがか（貧乏畫家）」，意指畫家難以謀生，註定清貧。在教室裡得不到心怡同學的青睞，另一方

²⁶ 林昭妍（1935～），1935 年出生於嘉義，為嘉義望族林文樹（1946 年當選嘉義市參議會參議員。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被選為嘉義市和平談判代表，被羈押 22 天後獲得釋放。1951 年被選為嘉義市議員及議會副議長，並獲聘為台灣省政府參議）之次女。畢業於師範大學美術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攻讀東洋美術史肄業，與郭叔雄為師大同班同學。她通過留學考試後，先行到日本攻讀研究所，而因結婚而中斷學業。婚後全心全意照顧家庭，支持先生到美國留學。郭叔雄在事業蒸蒸日上時，希望履行父親的遺願送子女到美國讀書，又想能在台兼顧事業，於是她承擔重任獨自一人帶著子女移民美國。她利用她的日語專長及對美食的喜愛，每天在送小孩上學之後，開始當起「中華料理」的烹飪老師，她的學生主要以日本人為主。這份教學工作維持數十年，直至她陪先生回台定居為止，她是郭叔雄的強力後盾，也是郭叔雄的最佳精神支柱。

面為了讓父親減少憂慮，我在課餘時間積極探索美術相關的新知，經常前往學校圖書館翻閱各類國外資料，努力拓展自己的視野。憑藉不錯的日文基礎，我在《工藝ニュース (NEWS)》²⁷雜誌上讀到關於千葉大學工業設計科的報導——這所大學是日本最早設立工業設計系所的學府。也正是在這個階段，我首次接觸到兩個嶄新的概念：其一是「色彩調節 (Color Condition)」，其二則是「工業設計 (Industrial Design)」，為我開啟了對設計領域更深層次的認識與興趣。

當時，這兩門學科在台灣尚處於起步階段，甚至仍停留在概念醞釀時期。透過長期的學習與不斷的思考，我逐步將志向從「畫家」轉變為「商業設計者」，並進一步確立為「工業設計師」。因此，我決定在師大畢業後，前往日本千葉大學攻讀工業設計。這樣的轉變與選擇，令父親大感意外，甚至直言覺得「迷惑（ぬいわく 令人困擾的意思）」。這既不是他所期盼的醫學之路，也非他寄以厚望的美國，而是我決定前往日本，投入一門他幾乎未曾聽聞的新興學科。

1958 年畢業後，在等待徵召服兵役期間，透過私人關係我擔任師大陳慧坤教授²⁸的助教，隨他前往剛創校的實踐家專（今實踐大學）任教。那是實踐第一屆學生年僅十七、八歲，而我這位助教也才二十出頭，場面頗為有趣。

入伍後，我在北投受訓服預官役。某日接到林昭妍來信，告知其父過世，我便請假南下嘉義參加喪禮。一踏進她家，她祖母隨即遞給我一件麻衣，我才驚覺祖母已將我視為女婿，才會讓我為岳父披麻戴孝。就這樣，我順理成章地成了她的家人。

我和昭妍雙雙考取留日考試後，昭妍很快拿到日本女子美術大學的入學許可，她在 4 月開學前即啟程前往日本。而千葉大學回覆我需通過入學考試才能錄

²⁷ 《工藝ニュース (NEWS)》：1932 年由日本商工省工藝指導所，創刊的日本雜誌。主要目的為介紹日本國內、外之工業設計概況，及工業技術研究單位的教育、研究成果。於 1974 年停刊。（來源：[wikipedia](https://ja.wikipedia.org/wiki/工芸ニュース)，<https://ja.wikipedia.org/wiki/工芸ニュース>，瀏覽日期：2023.12.04）。

²⁸ 陳慧坤（1907～2011），出生於台中龍井鄉。台中一中畢業後到日本研習素描、1931 年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作品多次入選台展、府展。1947 年任教省立台灣師範學院美術系、1958 年受聘任私立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兼任教授、1977 年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退休。陳慧坤大師年表紀事（來源：寫生——陳慧坤大師文件紀念展，<http://archives.lib.ntnu.edu.tw/exhibitions/chenhoueikuen/chronology.jsp>，瀏覽日期：2024.07.10）。

取，因此我改申請日本大學美術科，順利取得入學許可。1961 年，退伍後雖立即赴日，但因錯過註冊時程，先進入承襲包浩斯（Bauhaus）²⁹風格的桑澤設計研究所（Kuwazawa Design School, KDS），學習工藝與藝術結合的基礎設計課程。隔年考取由工業設計權威小池新二（1901～1981）教授³⁰創辦的千葉大學工學院工業意匠系（今綜合工學系設計科）。因我已畢業於文學科系的師大，小池教授同意我直接從二年級開始，進一步學習理工科的專業知識。

4. 日本留學

1962 年，我千葉大學的理論課老師小池新二教授，應中國生產力與貿易中心（China Productivity and Trade Center，簡稱 CPTC）之邀，赴台考察本地工業設計現況。在他短短兩週的行程中，父親幾乎天天前往拜訪，虛心請教，試圖從這位日本設計權威的說明中理解我所學領域的專業內涵與發展前景。這段交流，對他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童年時，母親常對我說：「長大後要做個有用的人。」這句話我一直銘記在心。如今，當父親從教授那裡獲得更完整的理解後，似乎也開始明白，我所選擇的方向並未違背那份「有用」的期許。他的態度開始鬆動，不再如過去那樣堅持己見。雖然他從未表示接受，但那份轉變已悄悄顯現，連家人也能隱約感受到。

就讀千葉大學期間，我除了全力投入功課外，亦積極參與千葉大學與台灣工業設計制度建立之間的交流與推進。1960 年代初期，中國生產力與貿易中心在專家推薦下，邀請日本千葉大學教授小池新二來台演講與考察，並擬定推動台灣工業設計教育體系的藍圖。這份「CPTC 建議書」後來成為台灣工業設計發展的重要政策基礎。

²⁹ 包浩斯（Bauhaus）是 1919 年在德國創立的一所藝術與設計學校，由建築師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創辦。它強調「形式追隨功能」，融合藝術、工藝與工業設計，主張簡約、實用、幾何化的設計風格，對現代建築、平面設計、產品設計影響深遠。

³⁰ 小池新二（1901～1981），1927 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美學美術史學系畢業，曾經策畫「神戶博覽會」、「橫濱博覽會」，負責「工藝新聞」介紹海外新出版刊物的專欄。1952 年任教於千葉大學工藝學系，並將其改為工學部，設立千葉大學工學部工業意匠學系。1967 年負責籌備九州藝術工科大學，而後擔任該校首任校長（來源：<http://www.shiro1000.jp/tau-history/strike/koike.html>，瀏覽日期：2024.07.20）。

根據建議內容，每年由千葉大學派遣教學團來台，開設「暑期工業設計訓練班」培養台灣的工業設計人才。當時我正在千葉大學攻讀工業設計，得以於暑假期間陪同教學團返台任訓練班的助教與翻譯，1963 年、1964 年及 1966 年，我共參與三期「暑期工業設計訓練班」的教學活動，課程內容紮實，學員普遍反應良好，不僅學習到當代工業設計的基本理念與方法，也建立起初步系統觀。

教學團除開課外，也積極協助台灣規劃大專院校工業設計課程架構，最終並促成明志工專（今明志科技大學）設立全台第一個工業設計科系，開啟台灣工業設計教育的制度化之路。1967 年，與千葉大學的合作已告一段落，生產力中心改由國內工業設計的先行者接手主持第五期「暑期工業設計訓練班」，當時我因已任教於明志工專，亦成為講師之一。這年年底，我獲得德國留學獎學金，於 11 月前往進修，於 1968 年 8 月返國後回明志工專繼續任教。

當時，政府鼓勵各專科學校開設工業設計科相關學科，師資需求大增。早期赴千葉大學留學者與歷年暑期訓練班學員，紛紛成為各校工業設計科系爭相延攬的對象。³¹我也在此波制度建設中，從教學現場到產業應用，持續拓展工業設計在台灣的實踐場域。

1967 年，我利用工業設計原理與系統性思維，參與台塑關係企業舉辦的「企業識別系統」設計競賽，提出具備延展性與識別一致性的標誌系統方案，最終獲得首獎。日後，台塑集團每新增一家關係企業，皆可沿用此設計概念擴充 logo。這一成果不僅成為我職涯的重要轉折，也象徵台灣本土企業正式導入 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概念的起點。CIS 的精神正是企業文化與品牌識別整合的結晶。³²

父親縱使已理解我所學領域的專業內涵與發展前景，畢竟認同又是另一回事。1964 年，在我即將自千葉大學畢業前夕，他特地前來東京，再度勸我轉赴美

³¹ 楊靜，〈1960 年代外國專家來台指導「工業設計訓練班」的過程及其影響〉，《設計學報》15 卷 4 期（2020.12），頁 81-95。

³² 王銘顯、沈小雲、陳曉菲，〈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台灣設計留日學生對目前設計界對影響之探討〉，《藝術學報》87 期（2010.10），頁 145-146。

國繼續深造。他語氣誠懇，明言：「只要我一息尚存，定全力支持你，願意分擔家庭責任。」這番話蘊含著沉重的期望，也讓我難以違背。儘管內心已有方向，最終仍因「父命難違」，選擇順從他的意願。

留學日本期間，正值台灣獨立運動在當地蓬勃發展。當時的「日本台灣聯盟」成員多以東大、早稻田等校的台灣留學生為主。相較之下，我就讀的是千葉大學，不僅校系屬性不同，我本人亦從文科的美術系轉入理科的工業設計學系，加上剛組織家庭，學業與生活皆繁重，因此並未參與任何政治團體或活動。

後來，辜寬敏先生擔任台灣聯盟主席，並著手推動設計一面能夠代表聯盟精神的旗幟。他是我家族的舊識，我祖父早年居住鹿港時與辜家為鄰，之後我們遷居大稻埕發展時，辜顯榮已經在當地頗具聲望，兩家時有往來。當辜寬敏提出設計聯盟旗幟的請託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根據我的設計理念，旗幟必須具備高度識別性與視覺衝擊力，方能發揮象徵意涵。我長年認為日本的「日章旗」——白底紅圓——是世界最優秀的旗幟設計之一，於是借鑑其簡潔鮮明的風格，將紅色圍繞白色的台灣島形作為聯盟旗幟設計主軸。該旗幟最終被台獨聯盟採用時，我已經離開日本，赴美留學，因此與聯盟成員後續互動不多。

初抵美國，我一面準備語言檢定，一面申請學校。1965 年，我成功進入美國設計名校 Pratt Institute (普瑞特藝術學院)，這是一所擁有悠久歷史與卓越聲譽的設計學府。我全心投入學習與生活，期待能在這個新環境中拓展眼界、深化專業。然而不久之後，1966 年父親因肝癌病重的消息傳來，我立刻中斷學業、返台奔喪。處理完後事後，為了陪伴寡母，我決定留在台灣，也就此中止了在美國的學業。

5. 婚姻與家庭

1961 年 12 月，我與林昭妍在日本結婚。當時父親正與剛在美國完成「intern (實習醫生)」實習的大哥同赴歐美旅行，返程途中特地繞道日本，親自為我們主持婚禮。儘管他對我選擇的人生方向仍未釋懷，卻依然履行身為父親的責任，在這場重要時刻以行動給予祝福。這份沉默的體諒與出席，對我而言意義深遠。

在父親過世，我中斷美國學業，決定留在台灣發展的這段人生關鍵轉折時刻，讓我反思自身的角色與責任。我除了盡人子之孝，亦有為人父之責。1975 年母親過世。我們逐漸開始考慮移民美國的可能。這個決定，不僅是回應父親生前多次表達的期望，也反映出當時社會環境的動盪不安。台灣正處於白色恐怖與戒嚴體制的年代，父親一向認為台灣在政治與個人安全層面皆存在風險，多次叮囑子女應設法遠離這片土地，尋求海外的穩定生活。雖然他已不在人世，我仍希望能實現他的遺願。

那時我在台灣的設計事業已具相當規模，剛好旅居美國的二哥與一位美國籍女子結婚，取得公民身分。他主動協助我們提出親屬類移民申請，最終讓我們全家於 1977 年順利移民美國。除了出於對父親遺志的尊重，我也希望孩子們能在更自由、資源豐富的社會中成長，拓展視野、鍛鍊獨立，培養立足於國際的能力。當時也正值我長子面臨役齡，我們也將這個現實因素納入考量。

我有四名子女，大女兒與長子出生於日本，二兒子與小兒子則出生在台灣。移民後，他們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也展現出獨特的性格與志向。

長女郭斐俐（Fay）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工業設計系，婚後，她的兒子臥病兩年，這段經歷使她不斷探索治療的可能性。當兒子最終奇蹟般康復之後，她也逐漸展開一段靈性探索的旅程，成為一位靈療的通靈人。³³

長子郭友信（James）同樣是從事工業設計領域，進入福特汽車（Ford Motor Company）設計部門任職。幾年前，他升任部門最高主管「Chief Designer」（設計長），公司甚至考慮晉升他為「Vice President」（副總裁），然而他卻在此時主動申請退休。這一舉動讓許多人感到驚訝，也贏得不少尊敬。他獲得極為優渥的退休條件，現在與家人定居美國，過著穩定而舒適的生活。

二兒子郭友修（Eric）是一個極有主見的孩子。我為家中每個孩子取了英文

³³ 〈關於希塔能量療法〉(來源：7Divine，<https://7divine.com/>關於我們/，瀏覽日期：2024.09.10)。

名，唯獨他堅持要自己命名。他原本也有意攻讀工業設計，但我建議他選擇不同領域，於是他先獲得美國機械碩士，後來再修企管碩士，擁有雙碩士學位。曾任職於全球規模最大的管理顧問公司埃森哲（Accenture），擔任海外專案經理人，經常世界各地出差，其中以日本居多。

2012 年，當我準備從美國返台時，他恰巧回家。他告訴我牙齒有些不適，想先休息。飛機剛落地，我便接到噩耗——他感染細菌性心內膜炎，病情急遽惡化，與我們天人永隔。我立刻再飛回美國處理後事。在他的告別式上，來了許多他在日本的朋友，我從未通知他們，他們卻說是「Eric 自己通知他們的」，彷彿他擁有所謂難以解釋的力量。

小兒子郭乃誠（Nelson）是木器設計師，以廚房設計為主。他三歲時就離開台灣，是一個十足的美國人。

6.成立設計公司

擔任專科學校工業設計教師幾年之後，我離開學校自己成立設計公司，那時台灣的工業設計處於萌芽期，雖然我為台塑關係企業的企業識別系統設計非常成功，但是一般企業對 CIS 企業識別系統的認識還不深，無法支持我的事業，我只好改回商業設計路線。

1956 年，我還是師大學生時，因家中長輩認同我的設計理念，將我介紹給莊福先生，他要在台北圓環（建成圓環）附近將佔地 600 多坪的醬油工廠場地改建為電影院。建築結構由日本人設計，室內設計由我負責。莊福知道我沒有設計經驗，但他很認同我向他介紹的 color condition 設計理念，只是沒有設計費。然而我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即使沒有設計費也要接受這個挑戰完成設計案，測試自己的設計能力。

我設計了一座挑高單一樓層有坡度，共 1600 多個座位的新型放映廳，銀幕 100ft，不但是當時台灣最大，且是設計、設備都非常新穎的電影院——遠東戲

院³⁴，電影院開幕時門庭若市。

因此 1972 年，莊老闆於松江路開業的六福客棧，再次找我負責外觀及室內房間的設計。由於六福客棧的內部設計或外部造型都獲得良好口碑，又逢台灣經濟蓬勃發展，對外貿易欣欣向榮時期，來台的商務旅客絡繹不絕，商務旅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憑著業界的口耳相傳，讓我的設計工作應接不暇。如圓山飯店主樓、圓山俱樂部、第一飯店、兄弟飯店等都是以我機能主義的設計理念完成的案例。

旅館的空間配置、光線的調和，桌椅、櫥櫃的尺寸，最重要的是注重使用機能，而不是只強調美觀，才能讓客人感到舒適，更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我亦參與 1980 年代台北賓館的內部整修。

2021 年 9 月台師大設計學系設立「台灣設計口 Taiwan Design Corner」，典藏台灣設計史料及文物，為台灣設計教育研究提供重要的窗口。並於隔年 3 月與「CCIDA 中華企業形象發展協會」共同舉辦「台灣 CI 大展/台灣企業形象展」。

而師大新聞在介紹此次展覽內容中提到：「最為珍貴的是國寶級台灣 CI 之父郭叔雄先生於 1967 年規劃設計的「台塑企業體設計政策」台灣第一本企業導入 CI 規範手冊。」³⁵或許他們在整理這些歷史資料時，認證了台灣第一個 CI 設計是我當時為台塑企業所做的 logo，又不知道要如何表揚我，所以才用頒給我「聘書」的方式表示。

2022 年 3 月 19 日，我收到由「CCIDA (Chinese Corporate Imag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中華企業形象發展協會」頒給我一張「聘書」。聘書上面寫著：「茲敦聘郭叔雄先生，擔任本協會榮譽顧問，表彰 閣下多來對於台灣 CIS 播種、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貢獻心力，並且奠定台灣企業形象發展堅定的基石，特此敬表謝

³⁴ 〈遠東戲院〔台北市大同區〕〉(來源：開放博物館，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4173957806b5fe45253bfaa7b76c1a26，瀏覽日期：2024.09.10)。

³⁵ 設計學系，〈臺灣 CI 大展在臺灣設計口展出 一窺全球及我國 CI 全貌〉(來源：《師大新聞》，2022.03.17，<https://pr.ntnu.edu.tw/ntnu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67>，瀏覽日期：2023.07.20)。

忱。」³⁶

五、訪談後記

郭老師在求學階段所接觸到的「本國歷史」，幾乎都是以「中國史」為主，因此他常感嘆，自己記憶中所熟知的台灣史，反而有許多台灣人並不了解。正因如此，在談及家族故事時，他總會特別提醒筆者，例如施世榜興建八堡圳的歷史，或是鹿港施氏家族後代子孫名字裡「字勻」所代表的輩份規矩，這些傳統與脈絡都不容忽略。他習慣將每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交代得清楚明白，力求後人能正確理解，也讓筆者在介紹他的篇章中能有更具體的描述。在敘述中他尤其敬仰大姊的品格與成就，同時又對小妹疼愛有加，展現出他在知識、情感與家族傳承之間的深厚連結。

他提供筆者的〈郭氏家譜〉及〈郭火炎與郭施珍百歲冥壽紀念集〉，裡面有子女懷念父母的文章及珍貴的家族照片，最特別的部分是他們兄弟姊妹以日文或中文寫成的文章，全部翻譯成英文。大姊出生於 1929 年，語言學習階段是日語，使用日文寫文章應該是比較得心應手，而他們家族大都移民海外東南亞、日本、美國等，晚輩們對中文似乎皆已不熟悉，所以紀念集裡面的中、日文文章皆需翻譯成共同語言的英文才能讓整個家族的人都能閱讀。而郭氏家譜自 1984 年完成首冊之後，2021 年的族譜已經是第三版本，內容從曾祖父郭喜的世代開始有詳細記載，歷經數代海內外散枝擴葉已經成為一個龐大家族。這個家族之所以能如此繁榮昌盛，曾祖母顏氏對於子女教育的堅持功不可沒。教育確實翻轉了他們貧窮的命運，讓後代子孫能憑藉知識與才幹走出侷限，不僅在各自領域中有所成就，也奠定了家族世代延續與興盛的基礎。

很幸運的在本文即將完稿之際，今年 95 歲高齡的大姊剛好從美國回台定居，因此得以訪談大姊郭璧如小姐。她和藹可親，頭腦靈活，思路清晰，歷歷往事都

³⁶ 如附錄圖二。

能侃侃而談，她還幫忙確認文中的親朋好友。如阿姨施纖纖的女兒與她的年齡相近，所以是她結婚時的伴娘。父親的好友丁瑞魚亦是鹿港同鄉，他來訪時母親會親自下廚準備佳餚招待，大家都叫他「hîr 啊、hîr 啊」（台灣台語「魚」鹿港偏泉州腔的唸法）³⁷，還提供許多她記憶中的趣事，對本文的完成助益良多。

郭璧如覺得她們非常幸運，在大部分人是文盲的農業社會時代，她們能生長在父母都是高知識份子，且是醫生家庭實在是很幸運，所以在訪談中不斷聽到她說：「我很 Lucky，很 fortunate。」她們在日治時期是「國語家庭」，日語幾乎等同她的母語，又長年居住美國。雖然訪談是以中文、台語進行，但言談之中夾雜著不少日語、英語。本文中「」裡面的日文、英文或台語都是口述者的敘述語言。

或許郭老師年事已高，郭姓是阿拉伯人後裔部分，他只記得閱讀過陳耀昌醫師所描述的內容，並不記得家族中有什麼阿拉伯人後裔的特別習俗。不過他手指不尋常的彎曲，醫生已證明是掌腱膜攣縮症，他自己亦認為他的家族世居商業往來頻繁的港口附近，很有機會留下外國人的基因。

在訪談中無論是郭老師或郭大姊，他們一致認為兄弟姊妹會到美國深造，甚至移民，完全是想讓自己的未來和事業能更上一層樓。然而筆者在主述者敘述中察覺到，郭火炎醫師之所以堅持要子女移民國外、遠離台灣，乃是因為他曾親身經歷過那段無法公開言說的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恐懼與創傷，對當時的政權失去了信任，並深感台灣的政治環境充滿危險。然而，隨著近年台灣逐漸走向民主、自由與開放，社會氛圍已大為改善，郭氏的兄弟姊妹們因此開始陸續選擇返台定居，重新與故鄉建立連結，這也反映出台灣的轉變對他們而言具有實質意義與吸引力。

事實上，郭氏兄弟姊妹各個文思敏捷，在紀念集的文章中充分展現出他們的健筆風采。筆者僅希望本文能拋磚引玉，喚起這樣一個充滿故事的家族，親自敘述：其誕生於清領時期，在日本時代成家立業的祖父，以及生長於日治時期、在

³⁷ 《教育部台灣台語常用詞辭典》（來源：<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8084/>，瀏覽日期：2025.04.10）。

國民政府時期行醫應變的父親。其兄弟姊妹皆於各自領域中嶄露頭角，下一代則延續家族精神，持續在國內外努力發展。透過這樣的記述。完整呈現郭氏家族在多次政權更迭中所交織出的歷史軌跡——先祖從福建泉州渡海來台、落腳鹿港開創基業，子女北上發展到新世代留學、移民海外的過程，進而成就一部跨越時代、連結海內外的家族史。

引用書目

專書

- 郭伯偉，〈郭火炎與郭施珍百歲冥壽紀念集〉（2004），未刊稿。
郭伯偉，〈貽穀堂郭喜公派下家譜（第二輯）〉（2021，三版），未刊稿。

期刊論文

- 王銘顯、沈小雲、陳曉菲，〈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台灣設計留日學生對目前設計界對影響之探討〉，《藝術學報》87期（2010.10），頁145-146。
楊靜，〈1960年代外國專家來台指導「工業設計訓練班」的過程及其影響〉，《設計學報》15卷4期（2020.12），頁81-95。

報紙

- 兀梅，〈懷念郭大夫〉，《台灣新生報》，1966.09.25，第六版。
徐喚民，〈標準的丈夫賢淑的妻子，子女皆孝順鄰里都敬佩〉，《中華日報》，1965.03.04，第三版。
周君平，〈模範母親嘉行錄〉，《中華日報》，1965.04.13，第三版。

電子媒體

- 八堡圳（來源：農業部農田水利署，<https://www.ia.gov.tw/zh-TW/media/StoryContent?a=109&id=449&p=2&listid=109>，瀏覽日期：2024.07.25）。
- 工藝ニュース（NEWS）（來源：wikipedia，<https://ja.wikipedia.org/wiki/工芸ニュース>，瀏覽日期：2023.12.04）。
- 小池新二，（來源：<http://www.shiro1000.jp/tau-history/strike/koike.html>，瀏覽日期：2024.07.20）。
- 林丹，〈紐約華裔攝影師郭季彥 辦攝影作品回顧展〉（來源：《大紀元》紐約，2016.06.03，<https://www.epochtimes.com/b5/16/6/3/n7959393.htm>，瀏覽日期：2024.08.10）。
- 設計學系，〈臺灣 CI 大展在臺灣設計口展出 一窺全球及我國 CI 全貌〉（來源：《師大新聞》，2022.03.17，<https://pr.ntnu.edu.tw/ntnu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67>，瀏覽日期：2023.07.20）。
- 陳順勝，〈風雨中的高醫是社會的公共財不是私產〉（來源：《民報》，2016.04.28，<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3127f393-eee3-448f-919d-c1e8cfc51124>，瀏覽日期：2024.07.10）。
- 陳芳玉，〈我的青春紀事〉（來源：台美史料中心，<https://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mystories20/>，瀏覽日期：

2024.09.10)。

陳柏壽，〈聰美姊紀念基金會的願景〉(來源：聰美姊紀念基金會，

<https://tbc.chhongbi.org/?p=2349>，瀏覽日期：2024.09.10)。

郭雲漢、郭燦城、郭石瑞、郭火炎等，〈臺北郭勝和棧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

(T1001)(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https://tais.ith.sinica.edu.tw/browse-0000335928.html>，瀏覽日期：

2024.07.10)。

黃儒柏，〈洪棄生〉(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638105&IndexCode=Culture_Object，瀏覽日期：2024.07.10)。

黃琪椿，〈書寫日據時期台灣新知識女性生命形貌：施纖纖口述歷史調查研究計畫〉(來源：2008 文學調查與研究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

<https://archive.ncafroc.org.tw/result/search/list?keyword=施纖纖>，瀏覽日期：2024.07.25)。

賴其鵬，〈人生下來都是殘缺的一半，直到找到另一半才算完整〉(來源：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01/5747515?from=udn-search_ch1005，瀏覽日期：2024.09.10)。

和昌茶莊(來源：溯源農糧產品追溯系統，

<https://qrc.afa.gov.tw/blog/0211000216#pageInfo=eyJ0YWJpZCI6IiNwaWxscy1wcm9kdWN0LXRhYiJ9>，瀏覽日期：2025.03.02)。

謝明如，〈由館藏看日治臺灣醫學教育的建立與醫師的養成〉(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https://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216，瀏覽日期：2024.07.10)。

〈建中簡史〉(來源：

<https://www.ck.tp.edu.tw/uploads/1676512811322PXGCvjdx.pdf>，瀏覽日期：2025.04.10)。

《葉榮鐘日記 1959 年 10 月 14 日》(來源：數位典藏與數位聯合目錄，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7a/fc.html>，瀏覽日期：2024.07.25)。

《教育部台灣台語常用詞辭典》(來源：<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8084/>

瀏覽日期：2025.04.10)。

〈愛育幼兒園與超強阿姑〉(來源：陳德星堂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100075518184560/posts/774463699906361/>，瀏覽日期：2023.07.20)。

〈關於希塔能量療法〉(來源：<https://7divine.com/關於我們/>，瀏覽日期：

2024.0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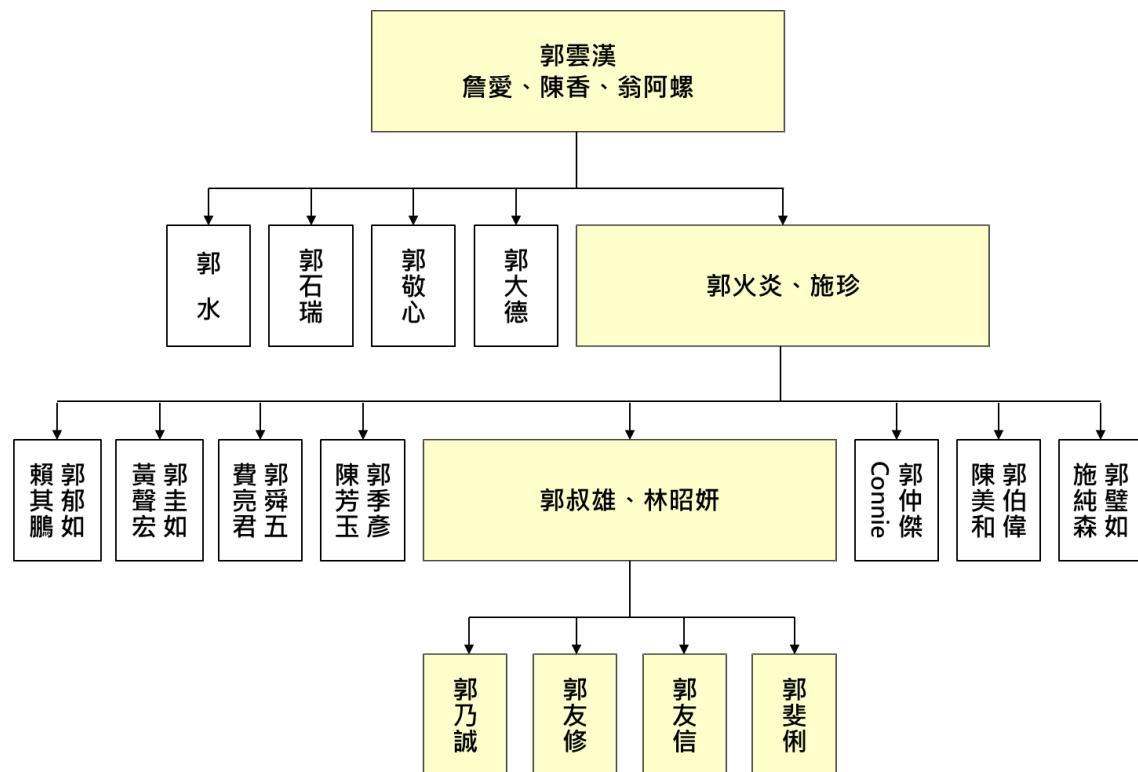
陳慧坤大師年表紀事(來源：寫生——陳慧坤大師文件紀念展，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exhibitions/chenhoueikuen/chronology.jsp>，瀏覽

日期：2024.07.10)。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s://who.ith.sinica.edu.tw/>，瀏覽日期：
2024.07.10，2025.04.10)。
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來源：
<https://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main-track.htm>，瀏覽日期：
2024.07.25)。
遠東戲院〔台北市大同區〕（來源：開放博物館，
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4173957806b5fe45253bfaa7b76c1a26
，瀏覽日期：2024.09.10)。

附錄

圖一 郭叔雄家族樹



圖二 郭叔雄從中華企業形象發展協會獲得的聘書（郭叔雄提供）

